

董煜

44.重新成为一介平民

刚出院的那段时间里,司徒雷登非常积极地做着康复运动,家里装上了一套康复设备,司徒雷登每天都坚持锻炼,还学着用左手写字,一度恢复得非常好。那时,他寄希望于自己能早日恢复健康,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去,可是慢慢地他就明白过来了,自己这辈子已经与中国无缘。

重新成为一介平民的司徒雷登,在他的中国儿子傅泾波的家里,开始了他的平凡生活。每天早上,傅泾波都会早早起床下楼做早餐,一般是牛奶燕麦片、黄油面包、炒鸡蛋或煎蛋,做好以后上楼给司徒雷登穿衣,然后把司徒搀扶下楼。中风之后司徒雷登不愿老是睡在床上,一天三顿坚持下楼吃饭,为了司徒走路方便,傅泾波特地在墙上也安了个扶手,这样,一边扶着扶手,一边由人搀扶,司徒雷登就可以下到一楼吃早餐。倘若没有客人,司徒雷登会穿着睡袍下来,万一家有客人,司徒雷登就一定要穿戴整齐才肯下楼。

午餐和晚餐都是刘倬汉准备,司徒雷登 喜欢吃中餐,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,刘倬汉就 向人请教,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。为了 给一家人换口味,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 费的西餐厨艺课。刘倬汉曾在给大女儿暖冷的 信中教暖冷如何腌菜,还告诉暖冷,自己去学 校学做饭,虽然英文不会,但是做出来的不在 外国人之下,让外国人称奇。刘倬汉很自豪地 告诉暖冷,"我用眼睛看看就成功了,无论何事 都要自己用心研究, 我烤的批萨较买的还好 吃"。晚餐一般都是正餐,会有葱爆羊肉、意大 利而等, 还会特地为司徒雷登准备一个蔬菜, 煮得烂烂的,便于消化。司徒雷登很享受刘倬 汉准备的可口饭菜,每天吃完饭都会满意地对 刘倬汉说,"莎拉(刘倬汉的英文名),谢谢你, 你做的饭很好,我吃得饱饱的"

两人多年来一个雷打不动的节目就是听 新闻,早新闻和晚新闻,一次不落。晚新闻一 般都在晚餐时,边吃边听,饭后司徒雷登和傅

和羽绒服专用洗涤剂500ML责瓶

醇安寺正章

泾波各点上一支烟开始聊天,有时聊 当年的燕大,有时聊老北京的人和 事,有时也会聊聊美国听到的一些新 闻,说说赛珍珠等热门话题。刘倬汉 收拾完厨房回到客厅,要是看到两位 先生一下子不说话了,就知道他们背

着自己又在谈论政治。以前他们的工作需要保密,刘倬汉理解,但现在都是平民了,还有什么事要瞒着呢,刘倬汉有点想不通。好吧好吧,你们谈吧,我走。

一天晚上,一家人都在餐桌边吃饭,司徒雷登忽然对傅泾波说,我这辈子做错了两件事,一是不该当这个大使,二是当初没听你的话,先斩后奏。说完一声长叹。海澜当时不知道司徒爷爷说的先斩后奏指的是什么,后来才听父亲说,当初美国政府不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,父亲曾劝司徒爷爷先斩后奏,但没被采纳,为这事司徒爷爷一直在后悔。

抽完烟傳泾波扶司徒雷登上楼,让司徒卧床休息,然后两人继续听新闻。新闻结束后会看一会电视,司徒喜欢看侦探连续剧,看个一集两集就熄灯睡觉,等司徒雷登睡下了,傅泾波才离开。傅泾波的房间紧挨着司徒雷登的卧室,中风的病人半夜容易抽筋,司徒雷登一抽筋就会呼喊,"永清,永清",傅泾波睡觉很惊觉,听见喊声马上跑过去为司徒按摩,替他放松,等司徒抽筋缓解了才回房睡觉。

最麻烦的是洗澡。司徒雷登还是大使的时候,国务院帮他找了个男看护,洗澡什么的不用操心,但不做大使了,没有那么多钱请看护,照顾司徒雷登自然全得靠傅泾波了。傅泾波年过半百,消瘦文弱,司徒雷登身材高大,虽然病着,但因为傅家照顾得周到,体重不见减轻,何况一个中风的病人,自己借不了力,只能完全依赖傅泾波,这样傅泾波就很累,以致每次帮司徒雷登洗完澡自己都会出身汗。白天,两人大多数的时间是读信、回信,两人的好友很多,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叠信件,读信、回信等于跟朋友交谈,所以两人乐此不疲。

履任满 18 岁可以开车了,家里买了一辆二手帕克车,现在这种车型已经不生产,但在当时还是一辆上档次的车,周末放假履任会回家帮父亲给司徒爷爷洗澡,风和日丽的时候,他还会开着车带着父亲、爷爷和小外甥菲利普一起去兜风。

7.该谈婚论嫁了

劳大弓心在激烈地跳着,但人仍木蟹蟹地坐着。女方擦身而过,一段姻缘就这样在眼皮底下溜走了。"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",女郎的形象刻在他的脑袋里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时值初秋,那个女郎又 在荷花池畔出现了。劳大弓已在相亲角里混 成老面孔了,面皮也厚了,大着胆走了过去,

脸上还挂了个笑容,女的侧过脸,回 报一个笑容。劳大弓害怕煮熟的鸭子 飞了,搭讪道:"我们好像在热天里见 过面,那是只有莲花没有莲蓬。"女方 回答:"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夏天的荷 花秋天的莲。"劳大弓不是情种,品不 出双关话中的暧昧,但却是掉书袋的 高手,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:"古乐府 《江南》说过:'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 田',很多人常把莲与莲叶混在一起。 莲是莲子,荷花的成熟种子,不是荷 花的叶子。在中医学上莲子可入药, 性平,味甘涩,功能补脾养心、固精, 主治脾虚泄泻以及遗精,带下之症。"

女的说:"看你背得滚瓜烂熟,一定是中药铺里的老伙计了。"劳大弓着急了,害怕自己的身份被贬低了。

女子会逃之夭夭,立马从斜背着挎包里掏出两本书,急巴巴地说:"我是营养学专家,食品系统的高级工程师,这是我写的两本书,请指教。我写了四本书,还有两本下次带来。我可不是中药房里的堂倌。"

女子听了却"咯咯"地笑了,接过书也不翻书,而是在手中掂了掂斤两,说:"书是很重的,像砖头一样重,是要用挎包装着。"劳大弓把公文包换成挎包,目的之一确实是减轻手提书本的负担,目的之二是方便携带,并可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宝贝疙瘩,就像雄孔雀看到雌孔雀就可展开美丽的大尾巴一样。始料未及,在女方看来美丽的大尾巴是一块砖头,劳大弓哭笑不得。

那个女的叫贺芳,55岁,比劳大弓小了 10岁。她是青岛人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山青 水绿的青岛养了这个俏女人。她的丈夫比她 大3岁,是厂里的采购员。虽说"贫贱夫妻百 事哀",但也是"百事安"。后来她的丈夫利用 采购的方便做了生意,当了老板。俗语说"男 人有钱就变坏,女人变坏就有钱",她的丈夫有钱就长出花心,在外面搞女人,但并不抛弃结发之妻。这叫"屋外彩旗飘飘,屋内红旗不倒"。贺芳课享受不了这个待遇,也就离婚了。贺芳金融学校毕业,是个会计师,中级职称。退休后来申海做临时工,住在亲戚家中。她就这样有缘千里同劳大弓在荷花池畔相会了。

相亲角有不成文的规定,少男少女谈恋 爱六个月就应该有方向,结婚或散 伙。老男人和老女人谈三个月就要 定方向了。劳大弓同贺芳秋天相识, 经过冬天,再到春天,自由恋爱将近 五个月,谈婚论嫁也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了。

贺芳说:"蚁有个洞,鸟有个巢,结婚总要有间房子。"劳大弓说:"我有间房子,80平方米,小两室一厅。"贺芳"冲"了他一下说:"你还有个32岁的儿子,我们三个人能挤在一起吗?"劳大弓急忙说:"我儿子说。他租房子住到外面,把房子让出来给我们做婚房。"贺芳又"冲"了他一下说:"谢谢你这个好儿子。你的房子在共和老路,是在申海市下只角又下只角,又是旧了不能旧的老

公房,送给你儿子住他也不要住。他当然是个孝子,又落得个好名声。"劳大弓说:"我们父子俩已把力气用光了,干砻糠里也榨不出油水来了。"他的话是伤心的,也是没辙的。

贺芳肚里已有了谱:"你把住的老公房卖掉,把你积蓄的 100 万贴上去,估计能有 300 万左右,可以在市中心买套商品房。如果钱不够我可以贴上 50 万。"这出乎意料,劳大弓嗫嚅了一会儿说:"你也出 50 万。"贺芳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:"是的,50 万元钱一分也不少,但在房产证上要写上我的名字。"50 万和 300 万之比说明什么呢?"50 万"是盆温水,手伸进去是温热的,"房产证"是盆冰水,手伸进去是冰冷的。

劳大弓带着热和冷的感觉,带着贺芳买新房的计划回到家告诉了儿子劳一一。儿子回答很干脆:"100万元是养老钱,是命根子,一分钱也不能动。卖掉老公房买进商品房是可以的,贺芳出了50万,房产证上是应该写上她的名字。"

